

六、桂柳段通車情形

桂柳段於二十八年三月中，在桂林開始鋪軌，五月八日到達永福，六月一日起將該段之行車事務，移歸衡桂段管理局辦理，開放客貨及軍運。永福有維清江可通柳州，水陸聯接，甚為方便。又以柳南段既決定緩進，遂將由香港已運抵貴縣的鋼軌五十餘公里，小型機車三輛，貨車五十餘輛，由水道運至柳州，在柳州向北鋪軌行車。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起，柳州向北開始通車營業，十二月一日通車至雒容，同時南北兩端，對向鋪軌，開山架橋，晝夜趕工，十二月十六日全段通車，即日第五軍重砲列車由桂林開柳州，增援桂南戰事，阻敵於崑崙關，大敗日軍，從此西線無戰事。後來全路運輸行車之事，即全歸衡桂段管理局辦理。至未完工程與搶修養路之事，仍由桂南段工程局繼續辦理。至此，經營一載的桂柳段，遂告一段落。

七、柳南段興工過半中途停進

柳南段初期工程，進行甚速，後凌先生奉令由緩進而停進。當時民工土方已完成十之八、九，石方已完大半，橋樑除紅水河大橋未動工外，餘多已動工，或已完成。嗣以時局轉移，全部停工。至於柳江大橋，因有接通黔桂鐵路關係，仍於二十八年十一月間開工，以包工難覓，改由工務段點工自辦，於二十九年夏間完工。同時柳南站亦興工。



張仁浩

平日我因文字短拙，加以公務繁忙，因此很少寫作，本年欣逢母校校長竹銘先生七十華誕，因為我追隨凌先生垂十年之久，不僅是關於他言行有充分的認識，而同時他對於我的愛護與提拔也是令我終生不能忘懷的，因此，不辭拙陋，寫一篇文章來慶祝，聊以表達我對凌先生的景仰與愛戴的微忱。可是我究竟應該從他那一方面來說起呢。凌先生在我國交通及經建方面的建樹是很多很多，一般大的貢獻，大家都已知道，我願意在此選一些人家不知道的微小細節來說說。

凌先生是一位器識安祥，富有管理力的技術人才，他不特品行純謹，治事精密，而且有深湛的學問，一言一行，都可以為人楷模。我追隨他是自民國二十七年開始，那時我剛從國外留學回來不久，年紀很青，一直到了抗戰勝利後才離開，在這些年的當中，凌先生的為人處世是深深的印入了我的腦海。現在我敘述幾件值得我們學習的事實如次：

一、詳慎不亂：凌先生做事，一向是腳踏實地，生活嚴肅而有規律，平日無論工作如何繁忙，他總是有條不紊，指揮若定。原因是他能夠把握自己，爭取

時間，每天他是很早就起來，首先便將一天要做的事，考慮清楚分別項目和時間，詳細的安插後，記入紙片上，因此他能夠臨事而詳慎不亂，處之裕如。諺云「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。」這兩句話，他是切切實實的做到了。

二、負責任：有決斷而能負起責任來，是凌先生平生的最大長處，他更能技術標準化，凡事都勵行迎頭趕上，絕不因循落後，而且能節省許多工作時間和人力物力。在民國三十二年五月間，那時還是抗戰最艱苦的時候，中央為了開發西北，組織了一個「西北建設考察團」，由羅志希先生任團長，他和沈君怡先生兩位擔任副團長，從天水集中後出發，所行經的路線，計有蘭州、玉門關、猩猩峽、迪化、伊犁、吐魯番、喀什、和闐、西寧等地區，綿長數千公里，他所負責的是交通考察，那時他是實天鐵路的局長，年齡已在五十歲左右，他竟不辭辛勞，切切實實的把考察交通的責任擔負起來，沿途不僅毫無倦容，而且隨身攜帶了測高儀、方向儀，及米厘紙等各種工具，在行程中，很多人在長途顛簸之後都在車上休息或寧神假寐，而他都隨時隨地在注意他所擔負的工作，使用方向

安全迅速 運費低廉

中興汽車貨運行

吳仁勝

地址：桃園縣中壢鎮石頭里建國路15號

整零接送 · 安全迅速
運費低廉 確實

興源汽車貨運行

傅元發

地址：桃園縣中壢鎮石頭里中央東路65號
電話：三一九

儀和測高儀，把所獲得的資料，仔細的記錄繪製在米厘紙上，絲毫都不放鬆。又近年他主持某一大企業單位，民意代表爲了某案，曾對該公司總經理提出嚴重質詢，接着不久，在南部又發生了意外事件，那時該公司的總經理適在國外，其職務也另有代理的人，而凌先生該時恰好健康情形欠佳

他們的情趣和習尚，是互相陶鎔的。那時他們除了安閑於楮墨之間，另一方面就是種植了許多的蔬菜和花卉，庭院中顯得十分的清新幽靜，令人有一小隱仍居市，門深不在山」之感。凌先生在公餘還喜愛輕微的運動，羽毛球是他所歡喜的。打得很是出色，某次我在火車上遇見他，那次他是同凌夫人去南部旅行，隨身仍帶有羽毛球工具，他那種「做事有恒」的精神，真是令人肅然起敬。

竹銘夫子
鳳平師母
七秩榮慶

昔年滄校侍春暉
南極星明映少微
晚歲臺圓隨杖履
介眉敬頌古來稀

受業章煥昌拜賀

兩件事過分的操勞，但他却不然，毅然的把責任擔負起來，舉凡答復質詢以及處理善後等事，無不親自籌謀操持。毫不推卸責任。像他這樣勇於負責，古人所說的「有擔當、有氣魄。」他真是可以當之無愧。

三、恬淡寧適：平日他是經常在忙碌中，但在忙碌中另有恬淡寧適的生活，而且有一「隨時皆學問，到處有風光」的豁達觀念。他在西北的時候，每天除處理一切工作而外，

唯一的嗜好便是寫字、讀書，以及用日記的方式記載各種大事，數十年來，行之有恒，從來沒有間斷，偶然遇着有要查考的事，只要打開他的日記，便可找到。「工作繁忙外，安閒楮墨間」，是他最高的樂趣。他的夫人任國畫和西畫方面，都有很高的造詣，因此

我所認識的凌校長

陳樹曦

在最近一次交大同學會新舊任理監事的聯席會議中，曾經有一項決定，就是新舊任的常務理監事，每人都要寫一篇爲凌校長祝壽的文章。我認識凌校長比較晚，既沒有隨校長讀過書，也沒有隨校長做過事，所以，這一篇文章很難下筆。

我在交大平院民廿三級讀書的時候，就知道廣東人在土木工界有兩位著名的工程師，一位是詹天佑先生，遠足南口時，曾經瞻仰過他的銅像，尤其是在關溝段乘車時總會緬懷到他當年造路的艱巨；另一位就是凌校長。當時，凌校長正在主持與漢路株韶段的工程，這一段工程也非常艱難，一南一北，互相媲美。那時，很多唐院與滬院土木系畢業的同學，都以分發在株韶段追隨凌校長實習爲榮。

民廿九年我自湘黔拆軌奉調黔桂的時候，凌校長已完成了桂柳段改調實天了，在這幾年中，雖然偶與凌校長相遇，都是時間匆匆，難得有深刻的接觸。我對於校長初次的印象，覺得他平易近人，不苟言笑，談吐非常有修養，完全是一個學者的風度。那時，我正追隨侯甦民學長工作，侯學長以趕工著名，他一貫的主張是先求其通後求其備。當時一般交通界人士對凌校長的批評，是工作嚴謹，腳踏實地，穩扎穩打，雖然與侯學長是一時的瑜亮，但却是兩個典型的人物。

我們綜合他以上這些立身處世之道來看，他實是算得上是一位完人，更是一位天賦特高的學者，因此他對母校的愛護是不遺餘力，目的在培育後進，目前我交大同學能在臺成立了電子研究所，他是主要的領導者和推動者。他一向更是特別的愛護一般青年，平日在他領導工作之下，總是激賞有方，處處使人衷心誠服。今年他「大壽七十，桃李三千」，在他那樸實堅毅的性格和謙謫融和的情懷中，更要添上一份親切和愉快的笑容，象徵着松與鶴的長壽，我們將是多麼的歡欣多麼的鼓舞啊。

民國三十四年，交通部經美國租借法案選送了一批鐵路人員到美國鐵路去實習一年，我也是其中的一個。實習期滿回國途中，得識了凌校長的長公子崇光兄，我們同住一個旅館，同一個房間，同船回國。在一起的，還有一位陳孟清兄（註一：也是廣東人後來曾任京滬路營繕總廠廠長），常常同出同遊，幾個人非常談得來。在崇光兄身上，很可以找出凌校長的一些輪廓，崇光兄對人有禮貌，而且有修養，對於鐵路學識，又非常用心研討。返國後，我會到凌校長府上去看過他，也有機會對於凌校長更知道的多一些。

民三十六年交大學生鬧了一次很大的學潮，罷課、請願、學生自己開車，拆軌修軌等一場大鬧劇。起因，是由於教育部取消了交大兩個學系，而被職業學生所利用與煽動，繼發生了這一次的大風波。那時，我正在京滬路任運務處副處長兼上海總站長，同時在母校還兼授了幾小時的課程，但是，一批領導鬧事的同學並不買我的帳，在上海北站騷擾終日。凌校長（時任交通部次長）爲了愛護母校的關係，親自飛滬勸導，在我的辦公室內，與學生代表談得口焦唇乾，雖然沒有發生很大的效果，但是，學生列車被阻於真如站，到了晚上，又冷又餓，一般盲從的學生自動的散去，領導的職業學生沒有羣衆，就鬧不起來，也自動